

第六十八回 林大人二次開棺 宋朝英轅門聽審

話說林公到了屍場，陳有稟道：“大老爺，驗屍！”大人道：“速去驗來！”陳有答應道：“是！”來到棺材前，將蓋揭起，拖出屍首，把他頭髮打開細細驗看，祇見頭頂內有點亮光。陳有跪道：“大老爺，小的纔驗屍首，頭頂有傷，內一物不知是甚麼？”林公出位走至屍邊一看，陳有取出一把小小錐子拔出一物，隨即冒出許多血來。陳有獻上。林公一看，見是一根金針，約有二寸，吩咐收屍。林公觀看標了封皮，封了棺材。

開道回衙，陞了大堂，把陳有帶上問道：“你昨日為何驗不出來？今日如何又有了傷？”陳有道：“小的一時想不到，大老爺又要調四處作來驗，回家告訴妻子，是小人的妻子指教。”大人問道：“你妻子多少年紀？是後娶的？還是自幼來的？”陳有道：“小人妻子是去年娶的一個寡婦。”又問道：“你妻子何氏？”陳有道：“小人的妻子武氏。”林公道：“他是個婦人如何知道？必有原故，待我拘來一問便知端的。”

隨即標了兩張票子，一張提崔氏到轅門，明日早堂聽審，一張票子去拿陳有的妻子武氏。大人方纔退堂不表。

再言四個差人，領下大人鈞票，去拿牛二、易道清限三日到案聽審。這一案是無蹤無跡事情，祇限三日，叫我們到那裏去拿人？今日也是三限，就要逢比，一些形影全無，怎生得好？明日就要上比了。內中有一個人說道：“人人道這位老爺清廉，依我看來有些糊塗，出了這張票子，叫我們去拿牛二、易道清也不知為的甚麼事情？連累我們打板子，我們今日且到酒館內喫酒，去散散悶。”

彼時四人到得酒館來，坐下喫酒，祇見外邊一人走來，店主人叫聲“牛二爺請坐，”把他邀了進來，坐在這四人旁邊，店小二取了酒菜，與他對面坐下喫酒。店主人道：“連日生意平常，得罪牛二爺駕臨，明日一準送到尊府。”牛二道：“不然我不進城，有個原故，明日客人要起身，要些微銀子湊數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決不誤事。”四個差人聽得明白，就要動手，丟過眼色，一齊站起身來道：“牛二哥你的事犯了！”牛二與店主人喫了一驚，四個差人取出票子，把鐵繩拿出，往地下一擯，知事的不要我們動手。牛二與店主人看見票子道：“四位請坐，但不知經略大老爺拿我何事？”四人道：“且到大老爺大堂上去講。”說著，就動手把牛二鎖了就走。人們把個飯店就擠滿了，內中有個道士說：“牛二哥也還有些臉面，有話請坐下來說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易道爺說得有理。”四個差人聽了一個易字，暗想道：莫不是兩案俱破了！道士就要坐下再問他。四人道：“這位道爺是那座寶刹，尊姓大名？”道士說：“小道是東門外清虛觀住持，賤字易道清。”四個差人道：“來得正好！”將票子取出與他一看，亦用鐵繩鎖起，連牛二一齊帶到轅門而來。

一宿已過，次日傳點開門，不一時大老爺陞堂，祇見淮安府帶了婦人轅門伺候，臬司宋朝英，俱至轅門伺候。大老爺陞了大堂，一一報名已畢。正待要審，祇見四個公差跪下稟道：“奉大老爺朱票去拿牛二、易道清，現在轅門聽審。”大人吩咐帶進來，一聲報門犯人進，二人來至丹墀，點名已畢。

林公吩咐把易道清帶下去，便問牛二，“你做甚麼生意？”牛二道：“小人是個屠戶，今日在城中討帳，遇見大老爺公差，不由分說，將小人鎖來，也不知為的甚麼事情？求大老爺開恩釋放，小人是個小本生意，一日不做，一日就沒食用了。”林公道：“你為何把龐起鳳丟入深塘？從實招來！省得本院動刑。”牛二道：“小人不知甚麼龐起鳳？”林公道：“你這奴才，不動刑，料你不招。”吩咐將夾棍夾起來，兩邊一聲吆喝，就將三繩收足，牛二咬定牙關，不肯招認，口中，祇叫冤枉。林公道：“他不招，拿鞭杠敲這奴才！”眾役一聲答應，拿起杠子，照定夾棍，打了三四下，牛二一聲大叫，昏死過去。

不一時醒來，叫聲不絕，口稱“大老爺，小人願招了。那天小人該死，每日見兩個學生同上學堂，由小人門前經過，生得實在俏雅。這日祇見一個獨行，小人陡起不良之心，將他哄到樹林，欲行雞姦，誰知那個孩子不從，小人喊他，你若不從，我便丟你下水，那孩子道：‘寧可死於水，此等事斷不可做。’小人就推他入水中，小人就走了。後來不知那孩子爬上來否？”林公道：“你即招了。”吩咐鬆刑，罵道：“你這千刀萬剮的奴才，雞姦陡起毒心，將人謀死，絕人家後代，真乃可恨！”向籤筒內抓了一把籤子，向下一丟，眾役一聲吆喝，如狼似虎，將牛二扯下打了三十大板，把牛二打得死去還魂。吩咐淮安府帶去收監，三日後立決此人，以抵龐起鳳之命。

這些百姓無一個不讚林公斷事如神，將這沒頭沒腦之事，俱皆審出真情，實乃天神下降。許成龍與合族人等往轅門焚香叩拜，以謝林公。淮安府將牛二帶下，林公吩咐帶易道清聽審。眾役一聲答應，將易道清帶至丹墀跪下，稟道：“犯人易道清當面。”

林公點名，要審易道清，不知怎麼審法？好歹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